

## 锣鼓声起

□ 黄康生

“咚咚，咚咚锵……”锣鼓声一响，整条村子就“活”了。

那鼓点初时稀疏，敲在屋檐上，噼啪作响，仿如跳动的烈焰，随即密集起来，串成一条无形的火线，从村头燃到村尾。

“锣鼓响，脚底痒。”大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匆匆赶往晒谷场。

孩子们早就跑没了影子，只留下一串清脆的叫声在风中飘荡。

村中的大黄狗也摇着尾巴，一溜烟往锣鼓声飘来的地方奔去……

晒谷场上早已围满人，里三层外三层，黑压压一片。晒谷场中央立着一面巨型牛皮大鼓。

这面祖传牛皮大鼓五尺见圆，鼓边镶着三圈铜钉，鼓帮嵌着两只铁环，鼓面蒙着一张熟牛皮，牛皮表面油光发亮，泛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光泽。

突然，一道身影从人群中跃出，稳稳地站在大鼓前。

“哎哟，德顺叔来啦！”面鼓而坐的七姑先喊了一声。顿时，围观的人群开始大呼小叫起来。

德顺叔从小与鼓为伴，四岁看鼓，六岁玩鼓，八岁绷鼓，十岁制鼓，十二岁敲鼓，一敲就是半辈子。他常说：“乡村锣鼓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也是从乡亲的日子中敲出来的。”

德顺叔深吸一口气，双眼微闭，仿佛与牛皮鼓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约莫过了五六分钟，德顺叔才慢慢睁开眼，均匀勾地打着牛皮鼓，但过了片刻又闭上了。

锣手二壮急得直跺脚：“德顺叔，开鼓哇！”

大抵又是很久，德顺叔才缓缓拿起两根磨得溜光的鼓槌，邦邦邦敲几下，仿佛在唤醒沉睡的村庄。

紧接着，德顺叔甩开臂膀，抡圆胳膊，锤子轻敲。单击、双击、顿击、闷击、滑击，每一击都带着祖传的力道——他的祖辈曾在洪灾、风灾、水灾、旱灾中敲响过这面鼓……

德顺叔越敲越起劲，鼓槌在他手里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上下翻飞。

“小叩小鸣初冬冬，大叩大鸣既逢逢。”鼓点时密时疏，时骤时缓，时轻时重，交错叠影。那鼓点里有乡情，有俚俗，有劳动的艰辛，有丰收的喜悦，有土地的脉动，有农人的呐喊，有乡村的心跳，有岁月的回响，还有一方水土的精魂。

“好！”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喝彩声。德顺叔似乎没听到周围的动静，手中的鼓槌敲得愈发铿锵有力。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渗出，顺着刀削般的脸颊滑落。

他也顾不上擦，只将全副力气贯注于鼓槌上，而后猛地一击，“嘭！”鼓面发出一声沉闷的轰鸣。那隆隆的轰鸣声瞬间在晒谷场上空炸开，掀起一阵尘烟。

拨开尘烟，二壮猛地敲响铜锣，“吡吡吡”的锣音一波接一波，震得鸡毛飞上天，就连脚前的小石狮都晃了晃。

钹手五胖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双手用力互相击打铜钹，迸溅出洪亮的金铁之音。击到酣畅处，钹和锣、人和鼓仿佛融为一体。鼓声、锣声、钹声也在晒谷场上空交织，汇成一股滔天

的声浪。那声浪撞在爬满牵牛花的土坯墙上，又弹回来，把整个晒谷场填得满满当当。

人越聚越多，里五层外六层，把晒谷场围得严严实实。孩子们像蚂蚁一样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小脸涨得通红。我和铁蛋捡起弹珠，从大人腿缝间往里挤，硬生生挤到最前头。

“大肚子，你来播一下！”德顺叔把鼓槌递给我。

我接过鼓槌，手在抖。

“放松。”德顺叔说：“就像敲锅盖一样。”

我捏紧鼓槌，用劲往下一捶，鼓面发出“噗通，噗通”的闷响，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槌起槌落，鼓声渐息。但锣鼓钹的余音，却在我的心中久久回荡。

后来好几年，我一有空闲，就跟着村里的锣鼓队走街串巷，走村串户，用锣鼓敲响地道的乡音。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正月初九，村里的锣鼓队与东沟村的锣鼓队在涵洞口撞上了，互不相让。“斗鼓！”德顺叔大手一挥，村里几位庄稼汉即抡起手臂，猛地敲击磨盘大的鼓面，隆隆的鼓声骤然响起，似春雨滚滚，震耳欲聋。东沟村的“锣鼓头”二话不说，抄起鼓槌，用尽平生力气狠狠砸了下去。咚！咚！咚！鼓声如疾风骤雨，劈头盖脸，密集得让人喘不过气。

“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咱村的锣鼓队敲得山地摇。“锵锵咚、锵锵咚、锵锵咚！”东沟村的家伙也敲得震天响，震得古榕树上的叶子簌簌往下掉，就连拴在树下的老黄牛，也被震得连连后退，哞哞直叫。

“锣对锣，鼓对鼓！”两村越战越勇。鼓手们双目圆睁，瞳孔里燃着野性之火。他们咬紧牙关，以近乎爆裂的姿态抡起鼓槌砸向鼓心。锣手、钹手们使出吃奶的劲儿猛敲锣钹，“锵不隆锵”，锣声如飞瀑倾泻，钹声如银瓶炸裂。

霎时，鼓声、锣声、钹声与嘈杂声、喊叫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片震耳欲聋的声浪。那一刻，我觉得整个村子似乎被这震耳欲聋的声浪抬了起来，离地三尺，在半空中欢腾。

长大后，我和铁蛋、二壮、五胖、七姑等都离开了村庄。起初几年，我还时常想起村里的锣鼓，尤其在谷雨前后，总觉得耳朵痒痒的，似乎有某种东西在远方召唤。

那年春分，我独自驱车返回家乡。

进村的路，还是那条坑坑洼洼的红泥小道，只是两旁的野草长得更高了，几乎要没过膝盖。远处的稻田也是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涵洞口那棵古榕树还杵在那儿，只是更老了，枝丫枯了一半。树底下，那面大鼓还在，只是鼓面裂了好几道口子。

夜里，我竖起耳朵听，可那熟悉的鼓点始终没有敲响。

到晒谷场走一圈，我惊异地发觉，曾经热闹的晒谷场已坍塌，只剩下几堵残墙，墙缝里还窜出几簇狗尾草。

打那以后，我回村的次数越来越少，离乡村锣鼓也越来越远。

一个细雨迷蒙的夜晚，村里出了件怪事：铜锣铜钹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据说，这几件“宝物”离奇“失踪”后，村里的锣鼓队也跟着散了……

丙午年正月，铁蛋给我打来电话，声音带着浓浓的醉意：“兄弟，快回来看看吧，咱村的锣鼓又敲起来了！”

放下电话，那“咚咚，咚咚锵”的声音，便在我的心里响起。

还没进村，远远就听到大喇叭在播放《稻香》《醉美良田》《我的秧花江》《振兴乡村田园画卷》等原创歌曲。循声望去，醒狮广场上早已人头攒动，嬉笑声、喧嚷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德顺叔斜斜靠在竹椅上，眯着眼，手里夹着烟，偶尔点一下头。铁蛋则手持祥云鼓槌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张罗这个张罗那个。

“蛋蛋侠！”我一边拍视频一边喊铁蛋的小名。铁蛋挤出人群，冲到我面前：“兄弟，你可来了，我等你老半天了。”

铁蛋急切地打开牛皮包，取出那对磨得溜光的鼓槌往我怀里一塞，挤眉弄眼：“这是你的‘货’！”紧接着，又将一条红色绸带系到我的胳膊上。

我用力拍拍铁蛋的肩膀，忽然觉得眼眶有些发热。

转眼间，一列高铁已从铜古岭冲出来，呼啸着穿过田野，穿过村庄、穿过醒狮广场、穿过开满鲜花的后背坡，直接把乡村振兴之火点亮。高铁刚穿过后背坡，铁蛋即抡起鼓槌，猛地砸向牛皮大鼓。“嘭——嘭——嘭”鼓声低沉浑厚，如天边滚过的闷雷。鼓点先在狮子座的楼顶打个滚，继而便沿着屋脊层层炸响。

“老铁们，快看，这是咱村的威风锣鼓……”铁蛋的媳妇边录边喊。据说，这位弟媳曾凭借抖音直播吸粉千万，也曾利用“直播+短视频”的方式推介乡村锣鼓。前些年，她带回村搞建设，建起了“鼓乐”民宿和“鼓乐”创演工作坊。

铁蛋对着镜头，手腕一翻，敲出一串我从未听过的鼓点。那鼓点又密又脆，仿如玉珠落盘。

一阵熏风吹来，铁蛋一声长啸，鼓点骤停，余音不绝如缕。德顺叔捂着胡须，眼含热泪，仿佛在余音里听到了岁月的回响。

“鼓声入耳，犹如龙吟虎啸。”

铁蛋的手腕倏然一抖，鼓槌随之重重砸向鼓心，发出雷霆般的巨响。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有一股原始热流从脚底蹿起，沿着脊椎一路冲到天灵盖。

“嘤——嘤——”锣手二壮一个“反扣前冲”，钹手五胖一个“胸前空翻”齐声敲响锣钹之音。

在一片铿锵的锣鼓声中，东沟村的雄狮少年热血沸腾，或睁眼，或洗须，或舔毛，或抖毛，或扑跌，或翻滚，或跳跃……

阳光穿过云层洒在狮子之上，为狮子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见到“金狮”凌空飞纵的身影，德顺叔顿时来了精神，老腿老胳膊也活顺了，抡起鼓槌，就砸。轰！鼓声如惊雷炸响，电光闪闪，瞬间点燃古村新焰，点燃非遗烟火……

## 甜蜜

□ 陈兴

另一种甜蜜  
从五月的空气里  
弥散开来  
它不同于一车车甘蔗  
所散发出的甜——  
它们在阳光下  
在微风里  
发出了甜甜的气味  
从全国各地而来的车辆  
满载着甘蔗  
奔赴广东化州，耀明糖厂

在某些路段上  
我看见蔗车长长的队列  
和甘蔗们弥散出的甜  
包围了我的城市  
我们呼吸着  
这甜蜜的空气  
仿佛生活，又甜了些许  
是的，我们都曾从  
一根根甘蔗里  
获取过生活的甜  
它喂养过苦难的岁月

和我们的童年  
现在，无数的甘蔗  
等待着救援  
而耀明糖厂伸出温暖的手  
收留了它们  
每一根甘蔗都将在这里  
流出诱人的甜汁  
当更多的人加进来  
成为助力者  
我闻到了另一种甜  
弥散在五月的的大地上

## 高州阿勒泰

□ 曾荣顺

新疆阿勒泰已享誉全球。听闻本地有高州阿勒泰，不禁心神向往，与友同行。

汽车驶离280省道，缓入271乡道后，一辆当关万车莫来的气势瞬间拉满。泥路崎岖蜿蜒，爬陡坡时，车上的行李箱滚了一圈，撞出“哐哐”两声，惊大了我们的嘴巴，更添几分紧张。果然，阿勒泰不属闹市，它是山野的宝藏。若要目睹一眼，也需下些功夫。

小婷走多识广，她一边随意摆方向盘，一边悠悠道：“这算啥？钱排的路险多了。朋友紧张得直冒汗，出发时明明穿三件冬衣，到达时却只剩一件短袖。”此话一出，车里立刻飘满欢声笑语。笑声里没有对路况险要担心，只有对高州阿勒泰的憧憬。

于村民屋前泊好车，摸着坡地，像走滑梯般小跑而下。坡上龙眼树葱郁，坡底水稻长得喜庆，一条约一米宽的小溪横流而过。花生、黄豆、玉米、番薯，便安家于小溪对岸，一垄一垄的，井然有序。这片土地似乎与人混得熟络，吞下种子后便闭上嘴巴，暗自使力，给农人雾化食物。

四周草坪三三两两，零落的模样里，难以寻到草原的影子。大家议论纷纷，高州阿勒泰的称呼是否言过其实？

跨过小溪，顺着田埂向前，视野豁然开阔。脚旁的农作物褪去，山丘缩在视线之外，一大片绿油油的草顺势钻进眼

帘。站在宽广的碧绿草地上，四面八方吹来的风，柔柔的，引诱我张开双手去拥抱它。闭上眼，嗅着风，用心感受一切。

如茵的绿草，翠绿翠绿的，肥嫩得很。与它相视的一瞬间，便直接撞进了童年放牛的时光。是的，我竟想着，如果牛能在这吃就好了，吃一年也吃不完。这大抵与儿时费尽心思去填饱牛肚有关，又或者视牛如故人，有好吃的都念着它吧。反正一瞧见草，便萌生如此念头，亦认为草的最大作用，便是供牛吃饱，没牛吃的嫩草，简直是浪费。直至看了李娟的《我的阿勒泰》，才晓得，没牛吃的草，就这么自由自在地待在草原上，也是挺好的！面前这片便是！

放眼望去，青翠欲滴的草干净清香，草的形状参差不齐。有贫瘠地上的瘦娃，高及小脚肚；有肥沃黑土里的胖妞，长可没膝；也有挣扎在石头旁的白面书生，朝阳向上……虽环境不一，但都在努力活着。

风吹草涌，绿浪层层。这儿的风是没有形状的，它不受树木阻挡，不被房屋隔离，无拘无束，奔放自如，想活成什么样子，便成什么样子，撩得人心痒。

我喜欢草原，不只那生机勃勃的青绿，还有那奔放自由。

如落进母亲怀抱，被深沉与宽容陶醉，万流归寂。几尾顽皮小鱼相互追逐着，无意中搅起波纹，泛起涟漪阵阵，荡漾几声清脆水声，异常悦耳。那几响水声过后，更显静谧。倘若乘上竹排，摇荡两岸，又该是何等的惬意。

几座小山丘围拢着水库，一路顺流而下，中间连接其他岛屿。远望之，如乖顺的兔子趴在草地上，俯头与草缠绵。山上荔果硕硕，为青青河边草戴上美艳花冠。白云也来凑热闹，相约一起，坠在兔背上，仿如上天给这片河床盖了一张棉被，厚实、安全。

藏在棉被下的我们，忘了虚长的几十年时光，立马跌回童年藏猫猫的光景。抓着快门，如脱缰之马，在草原上开启尽情摆拍的模式。羊肠小道上的集体徐行，狂奔的莲，独步的蔡，跳跃的军，回降的玉，嫣然一笑的兰……无不裹满草原自由的风。

“哇，有鸟。”梅惊叫。在水草相接的边界上，几只白鹭展翅飞翔。星白点点，落迹青原。我始忆起行知的《逐草观白鹭记》。那在天流云，在地凝雪的美景仍在脑海。可惜我来得不是时候，看不到白鹭成群。虽有憾，但总算吹了一次能解桎梏的风，美了一回能提神醒脑的绿。

相机里的时光眨眼流逝。在底片里一步步回头，算是与高州阿勒泰初次相遇的告别吧！

## 月亮(外三首)

□ 徐秋白

夜色深时我看见你。  
你是另一个深渊，另一种火焰。  
你包含全部，又空无一物。

读你，如同读我。  
我们如此相似，我们如此遥远。  
我们是两股相互吸引的力。

你燃烧了一切又填满了所有。  
岁月在你的脸庞上留下一枚铅色的吻。  
无尽的存在印证了时间的失败。

你俘获了一切又释放了所有。  
那些迷失的灵魂如同晨雾中的玫瑰，  
若隐若现，潮湿而悲伤。

而蓝色的寂静展开。  
你是任性的孩子，是美丽的沉沦，  
是漫长而无声的告别。

秋逝

秋天就这样过去了，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连昨天的我也已被删除。一场细雨落在秋冬之交，仍未停止。或许，理应如此，这是秋天的遗憾，许多事物和人的遗憾。这里的香樟依旧翠绿，青草仍然新鲜；在午间，楼下的老头照例刁一只烟斗，看那矮矮的青天，并且愈显年轻。可是，一个秋天过去了，有人在雨中老去是的，都结束了，犹如片片树叶飘向大地；而一些事件的结束是另一些事件的开始，它们指向一个永恒的终点；无言的眼泪。冬天就这样把秋天深深幽禁，无声地。在不远未来的某个夜晚，我们将会听见窗外一阵冷风的凄咽，嘘，仔细听，那是困在时间里的秋在哭泣。

暮色中

暮色中一只白鹭从水面飞过  
如同空气里的白色花朵  
那么从容，低低地飞  
飞过我错乱的一生  
渐渐消失在灌树丛深处

飞机的白色轰鸣在天空回响  
水波于我眼中织出碧绿衣裳  
世界宛如一片巨大的秋叶飘在风中

我感到身体里的那座山  
永远搬不空，永远跟随我  
直到我回到时间雪白的床榻上  
如同胎儿在羊水里安静睡去

而宽阔的水面一只白鹭飞过  
那么从容，低低地飞  
飞过我错乱的一生

九月

在九月  
一个飘零的秋天  
从我的身体里升起

我们相隔了太多的夜晚  
那么多的遗憾，像雨  
落在两张脸之间

而光是一种时间  
在你我之间流动  
我们沐浴同一片光  
拥有同一种时间

仿佛，只要说出彼此的名字  
天空便会画出我们的形状  
而时间围绕着我们旋转  
让我们的眼睛醒着



湖光山色 碧云摄

## 城市微光

□ 谭用

农场的女人

有一年夏天，妻子的单位组织去旅游。炎炎夏日，上午参观湿地公园，中午在附近的农庄烧烤，下午被导游带去一农场品尝珍奇水果。所谓的“珍奇”，除了神秘果和嘉宝果少见之外(限量，一人两小颗)，其余的都是农场的滞销水果，只不过是换一种销路而已。

我吃了几颗龙眼之后，起身在农场四处逛逛。瓜架下挂有水瓜，到处都是，却不见有人采摘，有些还风干了。瓜架旁边有几垄地，种着秋葵。那几年秋葵刚兴起不久，相传营养价值丰富，很受追捧，一度价格炒得奇高。旁边有一个女人在打理，我问道：“秋葵能卖不？”她说：“卖，5元一斤。”说完就去棚架里拿袋子来帮我摘。摘时，她专挑小的给我摘，我好奇，问她：“为何不给我摘大的？”她说：“大的老了，口感不好，小的才嫩。”摘完，回来的路上，我又问：“这么多水瓜为什么不卖啊？怪可惜的。”她说：“水瓜过季了，这些只能育种和当锅刷了。”说完还摘了两条，说送我回去刷锅。

水瓜瓢刷锅确实好用，秋葵也很嫩。其实，她完全可以摘些大的、老秋葵给我。毕竟我对于她，只是过路财神，一辈子也见不着第二面了。但有时也要相信，这世上依然有些人的心，像水瓜瓢刷过的锅一样——光滑漂亮。

香菜西施

她是新来的，有时还看到她在档口奶孩子。由于男女有别，不方便打听称呼姓名，档口卖葱、蒜、香菜，就暂且称她为香菜西施吧！以往的经历，买一块钱葱，老板从不开秤，用手扒拉三五条，打发你走了，有时一块钱还不卖，说下不了手。

自从有了香菜西施，妻子每次摘葱都有意见，说：“每次买那么多葱干嘛啊？吃好几餐，下餐没得卖了吗？”

我说：“我只买了一块钱啊！”  
“一块钱？我平时三块都没那么多。”  
“我说只买一块钱，她还称了，之后还往里面搭。”

“那肯定是你的样子像黑社会老大，她怕你。”妻子愤愤。

有时见到香菜西施的男人在早餐店吃早餐，老板娘问他：“就你自己一个人吃，不打算给你老婆打包一个啊？”男人说：“我老婆一大早就自己煮过早餐吃了，给她带，还不是惹她骂？”

香菜西施身材均匀丰满，面容旺夫。

兄弟鱼档

阿忠和阿诚是孪生兄弟，六十来岁，合伙开档卖淡水鱼。阿忠是大哥，稍胖，性格开朗；负责询客，捞鱼，过秤，收钱。阿诚是弟弟，较瘦，沉默寡言；只负责捅杀。配合默契。

有一次，我去买鳊鱼，阿忠像往常一样和我搭话，捞鱼，过秤，收钱。阿诚刮鳞，开肚，冲洗。阿忠问我如何吃法，我说砍块清蒸。接着阿忠冲着阿诚喊了一声：“骨扒！”手起刀落，鱼就砍成我想要的样子。

有时我觉得阿诚不是在服务每一个顾客，而是在认真对待每一条鱼。鱼在他的手上，已不再是一条鱼，而是一件艺术品。当阿诚把鱼装袋，递到我手上时，我真诚地看着他，说了声“谢谢！”

南苑与林记餐厅

南苑与林记餐厅只有一巷之隔，都在菜市场的西南角。

南苑很大，三进两院，前院用于种树和停车。每天早上，太阳爬过院墙，绑在树上的喷淋就会自动喷水，瞬间整个院子腾云驾雾，折射出一道道的彩虹。院子停的车都是港澳车牌，但很少见到人。

林记餐厅很小，小到一眼可以看完。几张桌子，几张凳子，锅碗瓢盆一眼看尽。林记餐厅只做早餐，中午十一一点就会收摊。每天来林记餐厅吃早点的人形形色色，有银行职员、公交司机、菜场小贩、环卫工人，大家都图个经济实惠。

南苑有位老人，八十来岁。每天都趴在院墙的窗口，看林记餐厅吃早点的来来往往的人，有时还“啾啾”地与老板娘打招呼。老板娘负责拉肠粉，以为老人想吃，就盛了一条给他。后来被老人的儿子知道了，就去街道办投诉林记餐厅排水污染、噪音扰民。

林记餐厅搬走了，没多久，南苑的老人也死了。

独舞者

他喜欢跳广场舞。但在水藤公园，广场舞似乎是大妈们的天下。

大妈们跳大妈们的，他跳他的。就在池塘边一小块空地上，只有他一人。

他跳舞的动作幅度很大，左摇右摆的，看起来像喝醉酒。跟随着音乐，总是踏不准节奏，一支接着一支，汗如雨下。他好像并不在乎跳什么，或许只是想借此方式，出一身淋漓大汗。

他是有工作的，我曾在单位的门卫室见过他。我不知他姓甚名谁，我只记住他有一头乌黑的浓发。